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畫跋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廣川畫跋　　藝術類一書畫之屬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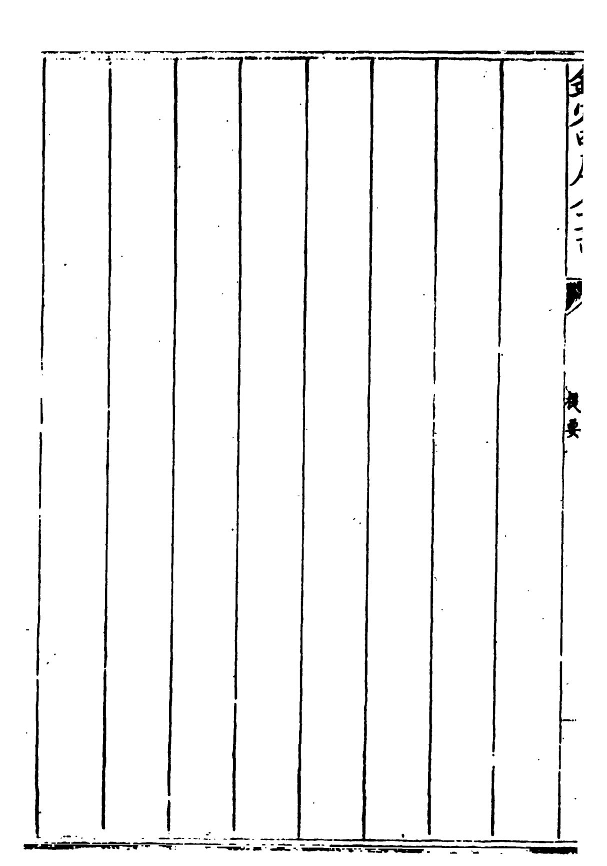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廣川畫跋六卷宋董逌撰逌在宣和中與黄伯思均以考據賞鑒擅名毛晉嘗刊其書跋十卷而畫跋則世罕傳本此本爲元至正乙巳華亭孫道明所鈔云從宋末書生寫本録出則當時已無鋟本矣紙墨歲久

剥蝕然僅第六卷末有缺字餘尚完整也古
圖畫多作故事及物象故追所跋皆攷證之
文其論山水者惟王維一條范寛二條李成
三條燕肅二條時記室所收一條而已其中
如辨正武皇望仙圖東丹王千角鹿圖七夕
圖兵車圖九主圖陸羽點茶圖送窮圖乞巧
圖勘書圖擊壤圖沒骨花圖舞馬圖戴嵩牛
圖秦王進餅圖留瓜圖王波利獻馬圖引據

皆極精核其封禪圖一條立義未確蝦魚圖一條附會太甚分鏡圖一條拘滯無理地獄變相圖誤以盧稜伽為在吳道元前皆偶然小疵不足以為是書累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廣川畫跋卷一

宋 董逌 撰

書封禪圖後

祕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奩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旂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夷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埶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跂慕於

一時也既而嘆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庀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為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於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鄗上距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鳳皇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苴稭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冊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

厚以報地然後為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耶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藉用藁秸尊以瓦甒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遍於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陛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祀太一之禮壇場圭幣萬車象馬騂駒羝羊則類於泰祝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剌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

取倫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崇功之禮者也河圖真紀傳曰崔靈恩自皇帝堯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光武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武帝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為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為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韋安仁說然後封禪歌時邁則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雖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其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切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事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輙敢上獻徽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岱宗

豈汩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以告岱宗開元行之尚誰告邪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為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祕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虡撞牙樹羽升龍舞鶴鄉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裳日月冠簁捲雲履步搖諸于垂佩錯囊鴈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皇會王母設位庭上

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正御意色遐想愴怳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之前史武皇初鋭精政理剗削蠹獘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游幸崔魏公曰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踘角觝遒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頗賜省覽自後帝親萬幾俾門壺淵去如雜草内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棄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瑶池曲廣台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

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栝歸武帝闕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憫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真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即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内照不蔽於外不可得也惟英明睿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

過而有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𧶘也人主未嘗近𧶘而嘗以遠𧶘為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衺投人遇隙乘之則其受入也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為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祕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

三倍其身觡觸開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而横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説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俎）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頷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為角條支桃枝一角者為天禄兩角者為辟邪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以為瑞應而出者邪希錄謹上

阿保機攻勃海

取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為王阿保機死述律立次子耀屈之突欲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為王道輔䟦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為楊次公叙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為畫陰刑陽因衆苦具在瘦慘悽惻使人畏栗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為之自是地獄之説繁然滋蔓前世畫工

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畫在吳生前其後張孝師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況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乃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為陳彦郛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為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為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為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為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獘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

者不摶而取之亦失計也又況以形容寫畫圖出之道路拓褐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為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為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憙遭亂洒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為慮不知出此其愚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為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為之蓋据本

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為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謂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為碍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

人為已能知此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為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為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别更為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為是觀者犉牰犚牧犈犢㹇犌觡角耦蹄

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為此百狀既已寓之畫矣其為形者特未盡也若其岐胡壽匡豪筋旄毛上阜轂駕下澤是駈畜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白角瑩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曳火衝奔渚次而飲岸傍而鬬摻尾而奏八闋叩角而為商歌飯於魯閻之下飲於穎陽之上虎鬬而蛟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屬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

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真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為詩繫之他日屬余書以叙得之源流或詆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敝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為觀美符載聞而贊之術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絶翌日玄覽見而漫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

豈當留於胸中邪況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呈象露形不能為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鏃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為已之疥哉予試觀之謂不能忘壁之疥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為心疥乎

書駁馬圖上

劉原父為北使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北人不知原父曰此駁也倨牙食虎豹以爾雅為說後令畫者圖其形

象視之則異獸矣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大鶻食蝟蝟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自駮至鶻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駮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駮馬虎見而伏然則駮亦馬乎其為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駮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後

秦有偹豁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奸滛謂六國美人方當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

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蚩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黒者以妝為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放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横大若栒簴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檠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行為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為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搶秦袖捧呉頰者半之韲齊衫著越釧帖鬢點眉者纔又半也

而形𢒅鏡中與鏡相出為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凝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錯宿鬟尚卷殘粉已薄無復唇朱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畫此圖中可以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為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寢與偃

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為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靡曼之為麗各以其時貴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又見劉子威詩龍驂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鸞膠猶妾有請為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或謂愛妾換馬非真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驄馬

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尚此圖豈得於是而為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娵魚圖

成都府官給娵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娵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復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娵隅躍清池蓋西南蠻號魚為娵隅方言不叙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為大小魚數十形此固

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說古無㮄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為然屬余為書以告

書吳生地獄變相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潜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為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劒因其陵厲倏通幽宾至於騰太白之光徼蓐收之耀雷厲風揮英精互繞劒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

是貫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絶藝不可以繩尺約之况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眦睨於其閒哉三階舊壁廢毁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榻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説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

學士疏出本文為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脚雨埶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埶若將陊蓋無能得其意者他日有持古畫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霏靡假為游雲飛霧衣隨蹁躚扶揺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游於其中者神淡而氣藏形解而蒐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方共歎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為真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淩與化胚渾

能以天地為一氣者乎其為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與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以風為旣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為已異者也其為泠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反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

其無間方且與天地為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矣彼見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説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為至是入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相元無則莊周豈能議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于冠遠游插花如婕摇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為穿針縷采綺樓繡閣又為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

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相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練本求售謂廬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珦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曽為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文帷者豈復有横一幅練素而為之者也余

見唐諸人如李嗣真張彦遠朱景真皆知畫者又嘗叙
畫源流而盡入録中豈道玄誠為此矣而獨遺哉今觀
摹本是後人自大圖蹙為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
哉非能棳棧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
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真妃以為委馬嵬時正如愍懐妃事而神乃仙
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譴謫有數責其償

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逯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隂藉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録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占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閒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宫西廡

有上元玉女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為侍衛耳因取玉龜為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為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畧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真誠仙矣其為妖為孽產禍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予每於

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詔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戾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覩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

聞古之為車者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刀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虛左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

敢廢也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夫御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矣鄢陵之役晉欒鍼為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為右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車之戰久矣邊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遂不復議車矣況

論其制邪頎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樂者考古而求其制馬則御強敵若覊縻羇縻因禦戎固壘特車之一事爾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衮文馬圖上

禮諸侯交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謂馬之有文采者藉之將禮爾今衮作衆馬無交聘行禮者殆以馬之文飾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毛朱鬛目如黃金是為雞

斯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一

廣川畫跋卷二

宋 董逌 撰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島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掩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窮脈隆派別故於畫為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為驚濤怒浪

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往時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為異蓋水文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索者知壁為隆窪高下隨埶為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刱意作潭滔淺原平波細流停為瀲灩引為決泄蓋出前人意外別為新規勝槩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為湍濺而自為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水也甞言畫

慢水要不斷水脉為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為工若令以二説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慢流之失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隊池水中爾故知汪洋極畜以滔沒為平引脈分流以澹淡音琰為埶至於聚為漪瀾散為淪潤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書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於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議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世法不常盡顧有衰謝陵夷遠王者出則拯而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世數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顧諸福悉滔淪於世故乃更一賢刼降化與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

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是常不知正法所自起可以嘆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為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刼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刼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矣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章經至者蓋釋迦法爾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刼迦葉佛

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舍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為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三一千界下至阿毗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世界為中千世界為下千世界至於中千世界若此則中夏在南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曇無羅纖謂正法住世五百年末法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於末法盡則佛教絶矣故復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清遣人臨菑取舍利得之謂阿育王所造

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余考載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誣也今之經多澤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推恒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瞿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釋而通之顧無年繫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為何世也龍樹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往又如是復為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刼火盡時

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或疑此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据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也漢穿昆明池得刧灰此不可妄傳人共信之若信於此而不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畫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蠹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鴟一尾存鴨一角半欄半桶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畫意所

主則不可知也畫有兔擣藥者外周為水房有大木林椮枝委垂而下相扶以立葢故所謂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據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為月氣說皆不可據余曰子嘗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借日為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終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

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為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為卯卯為兔形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出東冥鄉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為烏而不知為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為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為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為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烏也或曰段成式謂得

仙書傳月有桂仙人吴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陊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況高祖以專為孝文以授為景以勞為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為等謂宣為寄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

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為國謂哀為三歲社君則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説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爾後世託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説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可謂漢世諸帝識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效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法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叙者也其後

書跋衆矣不考其説妥聲据實謂審其事也余因考之
殿居邃嚴飲茶者僧也茶具猶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
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為
士服蓋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
侍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師絶於茶味代宗召
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
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顔色一舉而
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為也於是嘆師知茶

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故曰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琯前世事和璞神凝示悟琯沉思如冥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也璞悟以怡琯悟以歎此其異也乃棓地得永師還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子莆田方宙名畫人李唐摹為別本以藏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

無倪則長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為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為房琯以名德功業任宰柄此何怍哉若為正因者不遇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總持三昧能為一切無礙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為和璞知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環而未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為稗說遽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彦與許玄度同造二塔

于會稽玄度亡後彥若有待者果為蕭詧王荆之岳陽實三十年來領越彥曰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彥武圖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攺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書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

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据案臨軒指呼趍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為此也然形類意相各有至到處又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墨自然者此其異也昔有人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論理者當知鬼神不異

於人而犬馬之狀雖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凡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不索於形似為犬馬則既索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托於鬼神怪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猶之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上狗戴而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何能

作恠而石良劉晉格犬之被甲持兵弩者數人郅伯夷與羣犬𤥈博蓋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為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恥事人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嘆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三年製余是以知也

書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褌襶負苓箵陊袖跨驢冐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

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與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羁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絶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迥絶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别奥窔則胷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為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此

書鎖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汶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願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鎖樹諫圖俾余叙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叙見也曰聰特嬖於色爾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攖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忘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者既踐牧我土地夷虜我人民秕我皇度紊我

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冕裳於毳服正為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游塵恐冠纓汙垢雖求長河浚源不能濯而清也乃委質策名枕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畢哉患中國之士與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可以同耶一鷃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享萬國昭德温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聰不能違

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蜋怒臂捍車而幸馮軾者也其後閼氏死矣元達不能强諫乃自殺以逞夫誅魯徽綦毋達與以婢為后在夷狄事重於鵝儀矣飲酖自殺時其與鎖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趨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悁忿委逞激訐沽名非知諫者顧蛛螯矜余勇耳可以為今日一笑也

上王會叙録

秘閣王會圖帳録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槩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際天窮髮崩角稽顙觧辮回衽方貢充廷旅百雜賓康老奏歌雕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黄犀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遍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丕天之大律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代自漢以來無復此

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偹肆夏禮陳百物鸞旂鳳節䕦旄獸錞飛旐容縿綴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虎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元武銅鼓金鉦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横吹之序百二十班劒儀刀分行十二黄麾紫仗列部十八五牛旗百獸隊車旗自辟衺逺金牛者二十四等橦白鳳皇逺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袖裲襠錦幐虵金隱起弓箭横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裲襠錦幐虵

銀梁金隱起伏飛三衡武弁緋裲襠供奉武弁朱衣隊甲鍪鎧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鴻臚導容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求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氐車師黨項而軒渠厭達疊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撣國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沉谿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國莋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鐵勒韃靼而大漢白霫室韋結骨後次之夷琛蠻贐瑰奇怪

譎璀璨錯落為一時美觀嘗考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叙傳後世使著事得以攷焉又為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攷畫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土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誤可攷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

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為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黠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貫䟦以其説為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㕛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黠戛斯為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為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黠戛

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鉠則異俗與圖皆不同盖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黒則殊傳而兩鉠不應遂絶自應圖誤可以論也昔嘗求於成周之隆逺夷外朝史氏作書為王會訓其叙曰海外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狼居重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望風而知之耶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

家舊事為職貢圖以見漢之奄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誠謂北極玄菟南漸朱鳶交河合浦玆海陰山烏穴雜田職貢有圖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遂幷雜田玆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論議見收俾得畫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攷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尚不得如唐之列圖所紀意者元聖不求遠畧以綏寧中夏邪將求

閑玉門謝質子不貪邊功邪將求於元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宮者臣等何足以知之至於攷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校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整此補罅完其圖像序見本畧敘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獵者既得則扑擊使自道升斗皆知其數予每疑此説嘗得杜祁公謂徧問胡

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為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盡王封之内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繆至謂交阯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候知者訊之此圖蓋扑擊斟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輙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髮極長可為頭髮宋建武中髙成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今世盡

以此謂猩猩豈誤以况之邪

再書猩猩圖後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

闕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曲禮亦以其能言貴

矣荀子亦謂其能言笑也萬畢術謂歸終知來猩猩知

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

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

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

永昌為今之雲南武平即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嘗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說者人猶反覆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屬悲哀若惱而甚戚伽葉旁睨若無見者皆以圖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云滅度式言常樂我淨明無遷

謝反諸苦累也夫諸佛身得不壞果論者强立二種義謂一者真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本不遷但時無知感故莫得見耳觀佛身亡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生真體相哉自是法世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未嘗知也成涅槃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遂諸仙樂者陊天宫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圓勁具存規模可以知也西升經昔人謂道家者為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邪晉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臨倪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漢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

口復豆者其人也傴歸塞桑門伯開疏簡白閶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衞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通安所録雖詭異然大槩可謂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冠謙之受録真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

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髠形染衣斷絶人道諸天衣服悉然而教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傳誤竟以其說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為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真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考

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其晉魏時其經如此遠真君之世焚滅既絶而後人飜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畫跋卷四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蔣雲師

廣川畫跋卷三

宋 董逌 撰

書别本西升經後

其作西升經後語或疑其説謂諸經所録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録邪今考諸經説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紀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説恠誕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為不足据也方隋之世

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合沙門智果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别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别為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俱無西升經則余為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意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据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

至此與羣胡辭決言䟫游天上當尋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説恒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為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繡幕紺紋倒苣玉壁珠慊下設三丈氍毹旁列丈二師子鉢乘烏秅馬馳拂菻狗百步千跡銜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鷙鳥出没進復不留

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閒閒即看書看書即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罕減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賸進鷹馬常以毬獵聲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既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幾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蔽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

也苟有障焉其髙百丈遠之百丈則所蔽者不過百丈矣若於目睫之前雖寸壤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纔蔽其薄纔轂至終身不察白黑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蔽其為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鑒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翦除之則壅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之事小者其誇絢競勝若是則當日極奢侈盡竒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說唐本出張僧繇以為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發噓噱今考張舜賓李嗣真朱景真畫者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為道士此自為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為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典經律法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囊橐其間本非求

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葢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産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闕令加冠巾貢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攷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

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憎圖亦自見於世嘗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櫛尊器皆是晉隋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為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沉湎適於真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於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是真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知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真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筆畫内使人以意測者隨求得之無窮盡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涗淒作跉跰態朿芻人立曳薪船行繩引靮靶颿繫梓篗裹以纆繞薦之醭醐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為富女作嫈娸象裁槻為衣鏤木為質載之舲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户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為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

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脩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攷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瓈真珠珊瑚虎珀馬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豊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應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燒香擽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然功德天者即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貪富並

求住家冀得幸彼獲此除棄無一日留資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祕閣吳懷龍定為神品攷之畫録則懷弟在能品而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清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甚豬首驢形肉鱗畏壘垂鬣下者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岐其上拏空據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

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閻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黄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郎王寀先是模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謝赫閲秘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真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真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有在者可以盡察不必

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靈威震露憯龘羣類者有以聳動觀聽其如夭矯蟠屈勢疾風雨猶眩轉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為鄰人所得翌日驚於釜中水勢浪涌雲蒸沸鬱有二物若龍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吴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為吴懷而前秘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吴淮相傳失也當為吴淮蓋畫錄承誤并失其名故宜以熙載所記為證

書李端愨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衆傳為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為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為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别出雖旁邪鄉背睨顧嚬説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為何人畫初不攷其歲月苐以其先世所喜因善蓄藏客或謂為吳生為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為龍甲大門而累致

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名使人隨之雖畜𢿱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況世又未必能知畫而善别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倣評録而强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余既為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閲祕閣書畫得丁晉公没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諤製諤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為人物狀深得圓成

法與今世之畫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鋪地及椒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闕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為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竊名丹青者儒館舊

學多矣未甞攷知此畫有据為之方且訾誚詆譏其失可不為鵲之徒嘂噭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鷄圖

程氏世收古鷄圖文簡甞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甞出示余因攷其説鷄本名鸊其類有角鷄雈鷄木鷄土鷄其色之别則有駁胃素練青毛黒背赤唐白唐一變為鵗再變為鷂帶黒帶黄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純白其毛而環端以

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為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謩

石門山獲巨鷄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横理間之翅

以淺白其周縁以朱色狀如烏腦爪觜本白末紫脛黄

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于紆以鼻沒入祕閣畫羊獸皆異狀

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

不入校録明年少監羅畸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録中

同含方會界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余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攷也

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宫殿皆柱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疊巾設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婦人皆衣胡服紺紋雜錦戴金花步揺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笙簫鼓吹舞垂長袖曳地其技有額上為炎爐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㒞陳開口則幡旄亂出此其為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攷之杜環征行記拂林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犂靬其人顔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晋

常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為其人長一丈至丈六尺此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書韋山甫畫像後

韋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攷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使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

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黄濟人嗜欲人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録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經以為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説至其暴死猶以為服之未至也李虚中可戒矣今世之尚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攷之書傳石硫黄本出説般南界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地數千里乃凝堅人取為藥為石硫黄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雞子出殻名崑崙黄今人所用

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説般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攷於書然則後之以藥死者宜其尤衆也

勘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偽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

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窊隆色理旁直鄉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頻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䟦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為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録攷之洛州其初石季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

農為洛州實軌為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時當為實軌書也唐武德改為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伏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進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為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戲嬉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為名手意釋心放皥皥如也真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塊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麋鞜置缶而古傳曰土無塊曰壤凡言壤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塊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大帝堯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遇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為之興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為戲畫出一時不知攷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没骨花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剏造新意畫花不墨圈直疊

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蕚散葉蓓蕾露蘂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虔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漫無完處粉

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真滕王畫也歐陽

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為善於畫唐史

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花鳥

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去亦

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宮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然

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菜花事等甚異今

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摹尤得其真者邪

為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縁能壞故業便知是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若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煩惱障起輪迴地知空中無剌不留鳥跡不應觀此而滯念將内

因者不忘外果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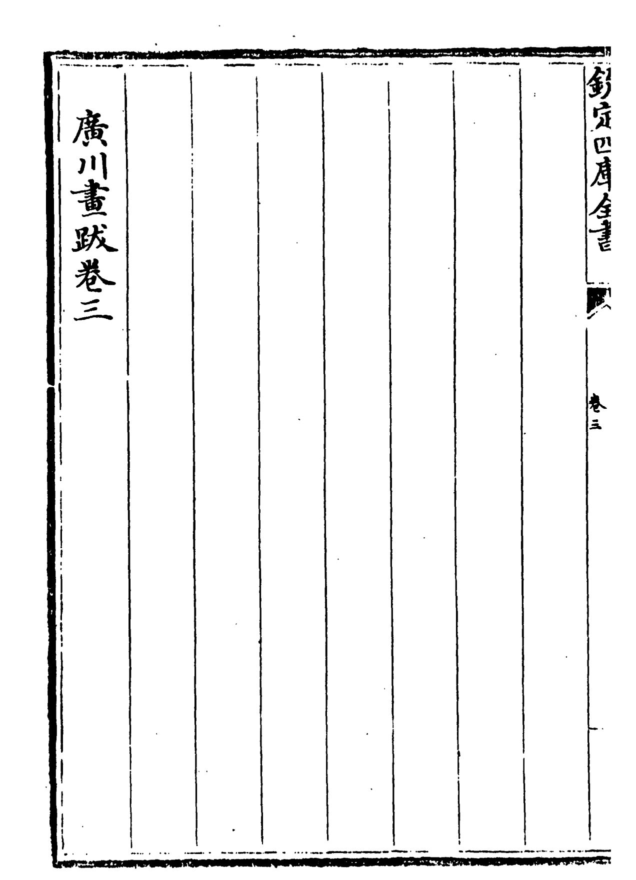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圓成得簡要趣非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為浮查事今攷其圖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叙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攷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

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他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度河諸仙悉還宮吾鄉被名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他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畫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已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能不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與物有宜莫知為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

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効之闕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真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氤氳相成發為餘潤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若女工繡屏幛者



廣川畫跋卷三

廣川畫跋卷四

宋 董逌 撰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為馬異於今者衆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説有聖代昇平萬歲千秋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樂府如何騄驥舞華陽上既幸蜀馬散人間田承嗣内之廄下他日樂作軍中馬舞櫪

上以為不祥殺之然唐之為戲尚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與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裴回而龍婉終沃若而鸞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為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驢羣圖法善寺諸盧惡之豈以配馬而為之

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絶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坂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踶自逸齧草者並驅赴流者爭趨立者睢盱卧者于愉嗅地若無營仰天若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聽者而自居彼蔵彦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寛詳高旨遠暢以為歷無定主者將五百歳而仙邪豈願帶冑而為衛運粮而成

功脩法駕於後宮求後養於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强令僕因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充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偃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辨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柬禮法睥睨天地閒盱衡而傲王侯彼既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羈絡之者邪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麴車餔糟飲醨歠傾頻委其

子捉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蹲踏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乎東家方自力而朝天邪至若捽轡放筞踼蹬解鞅宜乎偃蹇仆覆青脊目視矇瞳口刼呿吟垂涎下涖瘦嘶澟栗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闊哉乗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邪則其淪落於瞿唐之石而不戒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是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南唐猩猩圖

酈善長説猩猩形如猿人面身有黄毛姿顔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黲黲則與此説異然猿亦有色黄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説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青谿見邑人説猩猩好酒及屐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為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禽者將烹之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

相遺此則嶺蜀人用之以為餌非有貴於朱罽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如明自絶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為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衆生一切疑誤立言垂教為標月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

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掃滅由蹤惟恐留轍迹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𢿱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嘗寫玄奘遊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偃師人嘗至靈嵒方取經西域庭栢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栢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

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敬業此畫皆不及之得毋不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僧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還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菰紫絲帶水其時舉網出

鱸黑文白鱗宜驂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棹扁舟下網取魚酌酒楓林下蓼雨蘋風白鷗出沒有以明防前智以慮後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為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門者

與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為街談廝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為麄言細語如行檝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閑為欂𣗭聲僂知邪尊者行處夜入酒家果為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祅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於祅神祠明日良愈乃祀於庭又

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教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梵相也其相希異即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番人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怪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又有梵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大蜀賓同號

祅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祅神祠每年商胡祈福所士女烹宰鼓樂酬之神後募一胡人為祅主取一刀剌腹刀出背亂攪腹肚流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祅主以利刀水歃釘之直至腋下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祅神前舞一曲却至舊祅所乃為拔釘一無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祅相傳神本波斯國王祭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祀内無象於大屋置立大小爐舍檐鄉西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祅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為卧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奄覆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此乎世言伯樂善

相馬弟子方皋得其妙解謂可語真馬馬之真者將以有而為之其趣偽矣則其謂牡而黄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皋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嘗見曹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黄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其百體具者果駑

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勢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脉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瀦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説然此公所評無得而議者試舉為活水處尋其經

流迴遡而求其脈絡相尋如縈絲而下者予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真寂難而顧凱之則以為都在點睛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孰非其真者邪茍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論得其真哉營丘李咸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

處故能無蓬塊氣其絶人處不在得真形山水木石煙霞嵐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絶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筆遺於象夫為畫而至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遺此者也

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邵仲恭出其圖且詡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親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

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也若謂形似長説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脱去轍迹豈媲紅配緑求衆後摹寫圈界而為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傴僂而趨於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世以畫顯當在荆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鮮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妙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虚士十日不能去寢卧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去轍迹者其難悟

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象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真得諸絶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爾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淺意求之其遇相什一者果可辨其真僞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絶藝紹聖三年

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信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甓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髪遺憾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巔以為閣道為複道自阿房渡渭

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終抵漢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攻營阿房宮為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闎庶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不能終倫寫其制至於園遶驪山架谷凌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為奄覆與

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為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曼回鉤心鬭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邪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都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真城社者悲心更徹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

朦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令人知重闕然者失於真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邪李咸熙作營丘山水圖寫象賦景能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烟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乎朝不得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實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真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矣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畫手妙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

者余獨知之他日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頗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畫録至謂牛與牧童黙睛圓明對照見形容着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景見牛脣與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録所説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睟子點墨不過僅如脱穀彼

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他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他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為嵩絶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為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羣臣賦詩上為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為一時異

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絶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通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㫖則妙絶玄奥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頡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為市人賴以濟祖貫常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

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闕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為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為能獨至於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若槫執絆羈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況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鮮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託托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真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闕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遒矣其得於闕筋相成肉翅已就

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翹力赭流吻下血出膊中霸皆不及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遂遂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相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眞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為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於

得意世推鸞絶筆於此矣然花色紅淡若浥露疏風光色艷發披哆而潔爍不失潤澤凝結則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日中花者若葳蕤倒下而貓目睛中有竪線世且信之此特見段成式説爾目睛竪線㸃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妥妥便絶生意畫者不宜為此也鸞名最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為竪線想佘工決不能然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盆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為人犧者圖取狀類謂真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為說者實矣余聞鸐被逐則自抉其膺猩猩被執則嚙其膚蚺虵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人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為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為全羽故雞不自知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恠疑此也大業中作

羽儀毛氅盡矣烏程人入山采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自拔氅毛投地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闕舜不下者可以類求也

吳王斫鱠圖

吳地南北据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棄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萬束下得一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具殿庭其知得魚尚矣汲水引

緜連之得鯔魚歸前餈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論鯔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鯔魚乃使厨人饌膾均及從臣即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棄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為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義熙中劉

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日之食何者為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静燮燮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説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枹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閟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

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縣鬣刷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齕艸飲水相齧而分踶本有真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并皆其土幽并地北數千里截入北朝而全燕盡為北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説唯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為番馬小作駿騖

大作騈駿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别與逐驚風而捕日脚皆得盡其性近世張戡作番馬葢以中國之馬糉鼻裂耳為之是戡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似於北者隨其形爾非真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四